

金门侨批何处寻？

——写在“华侨历史与华侨文化图片展”前

报载2022年5月1日，金门县华侨协会、金门县闽南文化协会将在金门华侨之家举办“华侨历史与华侨文化图片展”暨“南洋美食嘉年华”，内容精彩可期。

我对于华侨图片展中的主题之一“侨批文化”特别感兴趣，虽然不知道主办单位将如何呈现，但我猜现场应该看不到金门侨批原件，因为这是一项图片展，而且金门侨批似乎也不多见。

“侨批”，又称“番批”、“银批”，“批”者“信”也，所谓“侨批”乃专指海外华侨寄回国内家中的信件，兼有汇款的作用。2013年6月19日，“侨批档案”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《世界记忆名录》，广东、福建纷纷成立侨批档案馆，并陆续出版《潮汕侨批集成》（139册）、《闽南侨批大全》（30册）。遗憾的是，同为侨乡的金门，虽亦存在大量侨批，但却无搜集典藏单位，更别说整理出版了（我迄今只看到唐蕙韵主编的《金门城邱家文书》公开了二、三封）。

到金门旅游的旅客，不难在水头金水小学、得月楼、黄辉煌洋楼、侨乡文化展示馆及其他地方看到金门出洋客的故事，以及关于侨批的趣闻介绍，不过几乎都看不到金门侨批的原

件；观众也只能在剧情纪录片《落番》当中，一睹金门琼林陈悦女士托人回复外孙刘添传侨批（1958年11月29日）的片段影像。

凡是侨乡，就有出洋客，有出洋客就一定会有侨批和回批，陈长庆先生长篇小说《乌番叔》第一章就写道去到印度尼西亚的乌番叔请人“帮忙写一封平安信，并顺信汇给春枝两块银元做为生活费”，第二章也述及金门老家的春枝收到钱之后，请专门分送侨汇的“分批权仔”代回番批。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写实的，只可惜现实生活中以往这些金门侨批好像都消失无踪了。

有鉴于金门侨批的销声匿迹，我在承办金门县文化局“2014金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”时，曾特地拜托泉州侨批专家黄清海先生撰写一篇《闽南侨批与金门学研究》。他竭尽所能地将自己所找到的30枚金门侨批图片（仅存批封），进行仔细的分类、整理，透过时间、地址、寄批人、收批人、批局章戳、汇款金额的分析，努力挖掘其中蕴含的珍贵历史信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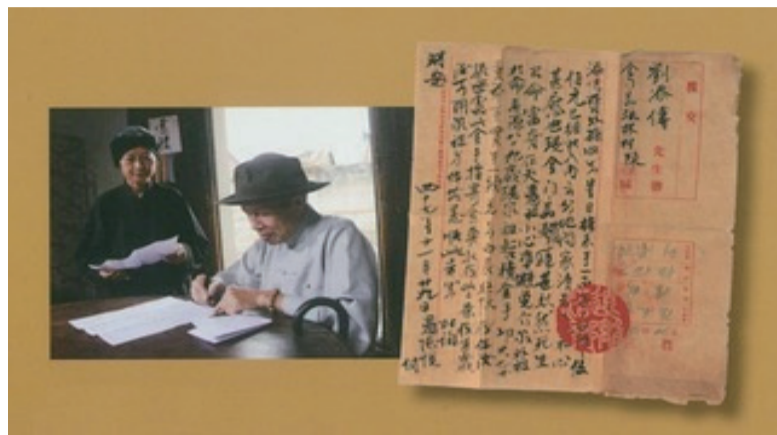
在看不到金门侨批内信的情况下，感谢黄清海仍费心地引用了二封泉州侨批，信中均提及金门。其一是1937年9月28日晋江东石郭章纯寄给在马来西亚太平儿子郭燕趁的回批，说：“

金门被日军所占了，登岸捉十六七岁女子40外人，又于（抓）壮丁100外人，带上战船……”；其二是1938年5月2日沙捞越古晋刘甫盈寄给他泉州南安妻子李氏的侨批，说：“日本占咱金门，现今金门男女数百渡往夷邦觅利，所于（以）金门店头一概用金门人…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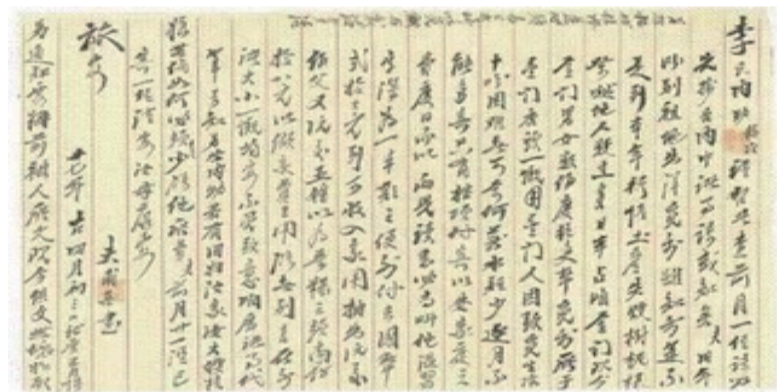
侨批乃私人家书，信中所陈，其真实性并不亚于各种历史档案，极具文献价值，惜如黄清海所言：“或因战争关系，或因人为无意识，或因自然灾害等因素所致，1949年之前金门侨批遗存的并不多”。最近陈成基甫于闽南师范大学通过博士论文《从侨乡文献看侨汇对金门原乡经济文化之影响》，他所掌握到的金门侨批原件甚至还不到十封。

金门侨批何处寻？我于陈为学校长《浯江微澜》出版前，即撰序期盼他能公开他大姑从新加坡寄给他四婶婆的“侨批”，或者他念小学四、五年级时为四婶婆回番信的内容。

现在，在5月1日“华侨历史与华侨文化图片展”开展前，我特别想藉此呼吁金门各界应该致力搜集典藏、整理出版金门侨批，我相信目前金门民间与海外金侨手上仍拥有大量侨批，亟需政府相关部门好好研拟办法进行普查加以征集。



唐振瑜导演《落番》纪录片中的金门侨批



1938年沙捞越刘甫盈寄回泉州的侨批（黄清海藏品）



陈长庆长篇小说《乌番叔》书影



陈成基博士论文引述之金门侨批（陈国兴藏品）